

伏牛山看新变

■编者按

山峦迭起，伏牛山西接泰巴，绵延八百里直插中原。脱贫攻坚前，这里是中原西部的“隐秘角落”，茫茫群山里“藏着”河南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县，“藏着”“中国钼都”，“藏着”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唯一的“天窗县”，“藏着”守护京津冀豫近亿人“水缸”的河南扶贫开发最难县……

脱贫攻坚开始后，这里变身中原与贫困战斗的“最前线”。河南最贫县打造出全省最大的异地搬迁扶贫社区，万余名贫困户迸发强大内生动力；备受生态之困的“中国钼都”破茧重生，13万人端起旅游饭碗，变身旅游大县；唯一的“天窗县”依靠小香菇“三级跳”走向世界；守护京津“水缸”的扶贫开发最难县摘下贫帽换“绿裳”……

于无声处听脱贫攻坚的号角、“两山”实践的强音响彻八百里伏牛，伏牛山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改造一座贫困之山的同时，也正在改变自己的命运。

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历时两周，带你走进“隐秘角落”典型县的“最前线”，看正在发生的伏牛山新变。

- 左上：这是8月25日拍摄的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景色。
- 右上：在河南省卢氏县兴贤里社区，小朋友在“妇女儿童之家”做游戏。
- 左下：在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老君山景区，游客在欣赏雪后美景。
- 右下：在西峡县河南伏牛山百菌园，工作人员在车间封装用于出口的干香菇。

均为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王丁、李鹏）晚霞打在豫鄂交界的丹江口水库之上，站在水北调中线陶岔渠首的大坝上望去，目之所及，岸边满眼绿色，掩映在郁郁葱葱中的水库犹如披上了一层“绿纱”。大坝之下，源源不断的丹江水从这里出发，顺着千余公里干渠，最终抵达京津。

这是水北调中线通水将满6年之时，记者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看到的一幕。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渠首所在地，也是守护京津冀豫近亿人“水缸”的重要水源地——占据丹江口水库近半水域、超九成国土划入水源红线。同时，淅川县还是河南四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因境内不能有工矿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甚至不能网箱养鱼，扶贫开发难度居河南前列。

同时肩负守护京津“水缸”和脱贫攻坚重任，淅川县坚持生态立县、绿色转型，念起“拆、建、管、种、转”五行经，不仅走出高质量脱贫路，也为京津“水缸”披上一件护水“绿衣”。淅川县曾是古代楚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出土于此的云纹铜禁将我国失蜡法铸造工艺历史向前推进了千余年。而作为北方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发轫唐代、兴盛于明清的荆紫关古街，也显示这里曾作为豫鄂陕交界重镇的荣光。而脱贫攻坚前，淅川县受山水之阻，贫困人口接近10万。

贫困，曾让这个山水之域付出沉重生态代价，陶岔渠首不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王丁、李鹏）4004平方公里上935个村庄的1万多名贫困群众聚集在一起，会是什么景象？

河南卢氏县给出的“答卷”是：不仅建起一个83栋楼房组成的全省最大扶贫搬迁社区——兴贤里；而且“再造”出一个决战贫困的基地，激发万名贫困户两年内造出一方深山“富窝”。

初秋时节，在社区党工委书记黑华宁的指引下，记者在这个刚满“两岁”的兴贤里社区看到：这里几乎没有了贫困的影子，楼房排列有序，街道干净整洁，连街边摊位的手推车都整齐划一。

而两年前，居住在这里的2757户、11227名贫困群众，还散落在全县18个乡镇的深山。

“一沟十八岔，岔岔有人家，多则三五户，少则一两家”，正是贫困群众搬迁前居住情况的真实写照。

卢氏县位于秦巴山区的伏牛山腹地。八百里伏牛山从这里出发直插中原，造就了豫西边陲这个河南省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海拔最高的最贫县。2016年，全县贫困发生率高达18.9%，纳入扶贫搬迁的群众多达3.3万人，均居河南省之首。

扶贫搬迁不是简单地帮群众搬家，还要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兴贤里搬迁之初，“会不会造就一个更大贫民窟”的争议不断。但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如期完成脱贫，河南省这个唯一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王丁、李鹏）初秋暑气渐消，伏牛山深处的三川镇大红川内，百亩无名菊争奇斗艳，把一条苍翠山川打扮得分外妖娆。不远处，或散落、或聚集的乡村民宿与自然交融成景，吸引游客流连忘返。

大红川所在的洛阳栾川县，伏牛群山贯境，除了贫困，造化神奇的大自然还给了它另一张名片——“中国钼都”。

这里已探明钼储量居亚洲第一，因钼而兴，也因钼而困。上世纪九十年代，栾川全县小矿山、小选矿遍地开花，富了老板，毁了生态，苦了百姓。

进入新世纪，栾川县“破茧”求变，整合矿山，举全县之力深耕旅游，矿业从业者减少至1.3万人，却“蝶变”出13万旅游产业工人，“一增一减”中走出一条绿色脱困路。

如今已是栾川旅游业翘楚的老君山景区，10多年前还是一个负债一千多万元的“烂摊子”，年门票收入仅30万元。

2008年，备受小矿山生态破坏之困的栾川县为留住青山绿水，启动矿山治理，整合180余家小型矿山，提出“工业反哺旅游”，老君山因此绝处重生。在矿老板投资带动下，短短十年，景区营收便突破亿元。

淅川：绿色“五行经”，守住京津清“水缸”

远处的汤山堪为见证。1974年，为了发展，占地5千亩的汤山上建起水泥厂矿场，此后数十年，半壁山体被挖空，碎石粉尘一步步逼近丹江……

迈入新时代，为守护绿水青山、走绿色脱贫之路，淅川县承担“断臂”压力拆污拆小，近年来拆掉350多家污染企业、600多家规模养殖场和5万多个养鱼网箱，一度财政下降、群众上访不断。“保护水质是1，其他都是0，先写1，再画0，不然再多0也没有意义！”面对压力，淅川县委书记卢捍伟向干群解释。

拆掉污染存量，还要拔穷根、谋发展、促转型，淅川县因此提出，“建、管、种、转”经一起念。县财政拿出4.5亿元为全县17个乡镇和150个中心村建设污水处理厂点；吸纳贫困户成立3000人的库区清漂管护队伍；以每年超10万亩、连续13年河南省第一的速度种树造林；帮助数十万库区群众转产、转业，按照“短期食用菌、中期林果、长期旅游”的产业规划，发展生态休闲农业。

“拆”字决在痛，而“建、管、种、转”惟艰。淅川县库区有120多万亩石漠化地貌，为保护水质，群众扒开石缝植树种草，打造出颇具特色的“淅川梯田”；禁止网箱养鱼之后，马蹬镇的寇元钦带领群众上岸养蟹，为了不污染水质，试验多年历

卢氏：万人“同战贫”，搬出深山造“富窝”

超万人的扶贫搬迁社区带着“乡村再造与脱贫攻坚”的双重任务，走到了风口浪尖。

2018年9月搬迁入住后，为了最短时间凝聚万人战贫困，卢氏县抽调全县优秀干部到兴贤里，从零起步建立起“管委会+街坊理事会+楼区”和“社区党总支+街坊党支部+党员先锋队”双重组织体系，先后成立基层党支部3个、党小组15个，公开选聘楼长30名。

组织体系再造，让935个松散村组直接过渡到集中化社区管理。

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妇女儿童之家”和“日间照料中心”，宽敞整洁的房间里，孩子们开展活动，老人们一旁下棋，不仅“幼有所抚、老有所养”，而且解决了许多贫困家庭的后顾之忧。

组织新变激发发展裂变。按照“向外输出一批、就地安置一批、产业转移一批”，兴贤里依托10家职介培训机构和配套建设的扶贫车间、食用菌产业基地，再造产业发展体系。

在社区正中心的十字街口，可安置数百人的扶贫车间内，兴贤里的女工们正在赶制毛绒玩具；而在社区外圈，554个大棚组成的香菇基地内，进料、出菇繁忙进行。“有了产业支撑，5684名社区有效劳动力已全部就业。”黑华宁介绍说。

栾川：钼都“谋四变”，深耕旅游终“破茧”

现在，栾川旅游投资超亿元的13位企业家中，有11位曾是矿老板，带动全县打造出9个4A级以上景区。

产业转型守护绿水青山，植树造林修复绿水青山。

自绿色转型以来，栾川县划定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区，关闭区内60余家采选矿企业，完成77万平方米矿山生态治理、355万平方米尾矿库植被恢复。

近年来，栾川县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近12亿元，年绿化国土2万亩以上。“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82.7%，森林蓄积量1890万立方米。”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栾川分局副局长郭省零说。

光有绿水青山不行，还要金山银山。

脱贫攻坚前，35万人的栾川县贫困人口多达3.9万。“为让绿色产业惠及广大农民，旅游发展必须由点及面，从景区转向全域、全民。”栾川县委书记董炳毓说。

为此，栾川县把贫困村按照景区型、景区依托型、生态农业型、无景点度假型、配套服务型等类型分类，提出“四变”，即“变贫困山村为美丽乡村、变贫困农民为旅游工人、变特色农产品为旅游商品、变贫困县为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因地制宜编制规划和发展路径。



经挫折，培育出河南省规模最大的绿色养蟹基地。“现在，我们的蟹不喂饲料，只吃鱼虾。”

寇元钦说。

多年转型，淅川县库区的“绿衣”越织越密，脱贫之路也越走越宽。如今的汤山矿场“变身”湿地公园，山上林木青翠，山间步道蜿蜒，与渠首、丹江交融成景。九重镇等三个乡镇绕渠首打造出万亩石榴园，带动4000多户农民增收；厚坡镇打造出数千亩稻虾共作基地，2100多户农民依靠养殖有机稻虾脱贫；荆紫关镇庙岭村调整种植结构后，发展起千亩中药、千亩樱桃、数百亩核桃……

绿色转型让群众尝到了“护水之甜”。毗邻丹江口水库的仓房镇磨沟村，2016年还是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的贫困村，撤掉养鱼网箱、关闭采矿、投入千万元改造道路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之后，磨沟村乡村旅游迎来井喷。“现在，全村已有33户农家乐，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村支书彭全均说。

近六年来，南水北调中线累计安全调水超过300亿立方米。而今年2月，淅川县以“连续4年脱贫攻坚综合评估居河南省前5”的成绩高质量脱贫。不久前，淅川县取丹江水而造的“半月山”牌矿泉水正式上市，百姓是诞生于楚地的古老姓氏，一瓶清水融入千年文化，也寄托致富希望。从承受“护水之重”，到初尝“护水之甜”，山水无言，写尽丹渐巨变。

发展裂变带来精神蜕变。全县最

贫困户凑起来的兴贤里仅残疾人、慢性病患和低保户三类“特困群体”就高达近4000人。许多家庭靠“拉一把”还不行，兴贤里就再造基层自治体系，“让他们自己站起来”。

为了激发内生动力，兴贤里先后引导群众成立35人社区宣讲团、80人合唱团、100人秧歌队、200余人广场舞队、300余人志愿者服务队，开办各类扶志活动超过130场。

“我一定要坚强！”搬迁前，38岁的田喜会拖着患病的父亲和兄、弟3人，居住在横涧乡深山，2010年患有精神疾病的大哥一把大火把全家烧个精光。搬入兴贤里后，田喜会上住新房，又当上了转移就业的联络员。2019年，田喜会脱贫又脱单，为回报社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年帮社区安排转移就业一二百人。

翻开兴贤里集聚的群众宣讲团发言录，朴实语言里一个个自强不息、互帮互助的感人故事，犹如一部乡村“脱贫奋斗史”。官坡镇的苗青春搬入社区后，学着开店做生意，最忙的时候，一个人一边卖手机充值卡，一边卖烧饼，还不忘帮邻里找工作，30多人在他的帮助下就业；潘河乡的刘黑旦搬到社区后，在绿化工地打工，2019年他成立劳务公司帮助社区转移就业……

黑华宁说，两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充分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兴贤里贫困群众信任党、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9月底，前，“两岁”的兴贤里万名贫困群众全部脱贫。

三川镇的大红川曾是一条贫困村，发展旅游让这里变了样。

2018年，大红村的董留纪夫妇在政府补贴下把5间民房改造成了二层宾馆，变身“旅游产业工人”。“去年6月一开业就游客爆满。”一年挣了好几万元的董留纪，趁去年冬闲，又把客栈扩建到三层。村支部书记王献说，近3年，全村农家宾馆已发展到28家。

沿大红川走访，一个初具规模、业态各异、链条互补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正在崛起：火神庙村依靠抱犊寨景区发展起来了30多家农家宾馆；祖师庙村则把贫困空心村打造成了豫西土坯民居特色的原生态民宿村；柳树村则瞄准旅游商品建起了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依托全县近12万亩有机核桃，开发出7个系列的核桃产品……

“原来卖干果，现在深加工；以前按袋卖，现在论克卖。”栾川县扶贫办主任张六锦说，为延长旅游产业链条，仅2016年以来，全县扩建的农产品扶贫基地就达27个，“目前，旅游产业已带动全县6大类81款农副产品转化为‘栾川印象’系列旅游商品”。

目前栾川县已发展旅游乡村53个，其中贫困村26个；13万名群众变身“旅游产业工人”，吸纳就业3万人，近1.3万名群众从发展旅游中脱贫。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王丁、李鹏）地处伏牛山区的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是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唯一的“天窗县”——被众多贫困县“包围”的非贫县。而帮助这个县打开贫困“天窗”的“金钥匙”之一便是小香菇。

从全国最大的标准化生产基地到全国最大的交易基地，再到全国最大的出口和深加工基地，西峡香菇“三级跳”，不仅让这个山区县跳出贫困，跳出生态之困，而且培育出百亿级大产业，从而与世界紧紧相连。

20世纪八十年代，地处深山的西峡县还是河南贫困的山区县之一。为摆脱贫困，西峡县抓住“南菇北移”机会，大力培育香菇产业。

“1982年到1997年，西峡县成为全国最大的椴木香菇生产基地，但也走了不少弯路。”西峡县菇农多达5万户、近20万人，许多从业者至今还记得，椴木香菇以整段树干为培养基，“树木越砍越少，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形势倒逼香菇必须“起跳”。面对刚上规模就遭遇的严峻生态之困，1997年至2015年，西峡县一边探索禁伐，从林木资源丰富地区外调菌材；一边号召全县菇农转产基质利用效率和科技含量更高的袋装香菇，并将产业链从种植向附加值更高的交易环节延伸。

一批“菇农”变身“菇商”，西峡县培育出全国最大的香菇交易市场。

进入全国最大香菇交易市场所在的双龙镇，香菇元素和香气扑面而来。在该镇仅千余人的双龙村，香菇交易门店就多达400家，常驻外地客商300余人，常年从事香菇加工、分级、购销的人员5000余人，市场年交易干菇360万公斤，交易额超过14亿元。

种植技术的提升和产业升级，让西峡香菇产业的“标准化”突飞猛进。

2015年，西峡香菇标准化生产率超过98%，这也为西峡香菇“跳向”深加工和海外打下了坚实基础。

标准化最大的优势是让品质优可控。在西峡县河南伏牛山百菌园的企业园区内，4座共占地1.6万平方米的标准化智能温控大棚正在繁忙出菇，不远处还分布着菌棒、菌种以及香菇加工车间，每年有800万袋菌棒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向周边乡镇。而在园区仓库，加工包装好的各类香菇食品码放整齐，等待出海。

“一公斤香菇腐竹在海外可以卖到28美元。”创办百菌园的晋东亮正是西峡县较早的“菇商”之一。他从香菇购销经纪人起家，把自己的销售网从国内拓展至海外后，返乡创立了集研发、生产、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百菌园公司，身份也从“香菇贩子”变成了企业家。

2016年，晋东亮又在园区创办电商培训基地。“现在，基地已经培育了20多家企业淘宝店和200多家个体淘宝店，30家农民个体店年销售额超过千万元。”晋东亮说。

如今，像晋东亮这样从香菇产业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如雨后春笋，成了西峡县宝贵的人才资源。

据统计，截至2019年，西峡县香菇加工、出口企业已高达300多家，年交易额超过200亿元，年创汇超13亿美元，15年增加了424倍。

香菇“三级跳”，不仅让西峡县跳出贫困，也跳出了绿色发展之困。

近年来，为彻底解决香菇菌材的资源消耗，西峡县大力推广香菇产业绿色循环发展，以果木废料和菌草生产菌棒，出菇之后，再以废菌棒生产有机肥还田。2019年，西峡县森林覆盖率恢复至80.3%，居河南省前列。

西峡县委书记周华锋说，西峡香菇从“靠山吃山”起步，在“守护青山”中转型，实现“买全国、卖全球”跳跃发展的核心就是解决好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

如今，西峡香菇“三级跳”仍在伏牛深山继续深化。据介绍，为改变以贴牌出口为主的局面，打造西峡香菇国际影响力，今年元旦，全国首列县级农产品出口专列——“西峡香菇铁海快线（中欧）专列”驶向欧洲；志在深度开发国际市场的“西峡香菇集团”组建工作提上日程；而以香菇为特色的河南省农科院西峡分院也将于明年投入使用。

西峡：香菇『三级跳』，育出百亿大产业